

雪莱和他的《伊斯兰的起义》

车 英

在欧洲反动君主缔结“神圣同盟”的前后十年间,有不少人在法国革命失败后看到革命的理想未能实现而心灰意冷,但雪莱——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欧洲文学史上最早歌颂空想社会主义的诗坛巨匠——却第一个站起来,批判了这个“时代的流行病态”,点燃了“自由和正义”的理想火炬,激发了人民“对美好事物的信心和希望”,要人民“别失望”;并揭示出了“善”必战胜“恶”的原则。他一八一七年秋所写的长篇叙事诗《伊斯兰的起义》就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伊斯兰的起义》是一篇以革命为主题并富有战斗力的长诗。抨击欧洲的“神圣同盟”前后十年间对内实行专制暴行、对外镇压民族革命的罪行,揭露并鞭挞宗教与暴君相互勾结、愚弄人民的狰狞面目是这首诗的重要内容;展现黑暗势力的丑恶于光天化日之下,让人民看清其嘴脸,激发人民的斗志,从而推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则是这首诗的根本目的。

本诗的一开篇,诗人就展现了一段寓言式的动人心弦的画面——象征“自由”和“善”的蛇同象征“专制”和“恶”的鹰震撼宇宙的空中搏斗。在搏斗中,善蛇被恶鹰战败,落入苍海,但没有死,后又重新斗争。但在《圣经》中,鹰象征着“善”,蛇则是“恶”的形象,在这里,雪莱反其意而用之,充分表明了他对《圣经》宣战的坚强决心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诗人自命为“时代的叛逆者”,深刻而又

无情地揭露暴君们的罪恶行径,愤怒地斥责他们疯狂屠杀人民、任意蹂躏妇女的罪行,指出他们“和禽兽不相上下”;同时把那恶势力的精神支柱——上帝比作“魔鬼——上帝”,并说世上一切“摧残自由人并使他们受尽压迫的事物”都是由上帝的“魔杖”操纵着教士和暴君干出来的。在雪莱的笔下,宗教是“欺骗”和“伪善”的代名词,它的“每一座神龛前都缭绕着这虚假的声音”;暴君则是“残忍”“毒辣”的同义语,他们用“谎言来糟蹋人类的人品”。就这样,这些“幽暗的鬼影哺育出了一条毒液的河道”,污染着大地,给人类带来了“死亡、腐朽、地震、摧残、贫穷”。

在第十歌中,诗人揭示了由于革命领导人莱昂的幼稚而获释的暴君背信弃义,将这场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镇压了下去的罪行。他们把所有嘲弄过上帝和参加革命的人“用火刑或缓慢的苦刑统统处死”。顷刻间,革命志士的头颅如山,鲜血染红了大地。此时的欧洲“大地在颤动”,“海洋直打寒噤”,人民又掉进了万丈深渊。“这欣欣的世界”,就是由于同盟军和暴君教士们的魔爪,才“变成了被蹂躏的同胞的地牢”。

雪莱如此猛烈地抨击暴君、宗教和他们结成的反动同盟,是因为他对于“在光天化日之下人压迫人的一切现象忍无可忍”;他是要以“诗人是世界上无名的立法者”为原则,给“忍无可忍”的人们吹响战斗的号角,给世间一切不平作出公正的判决。雪莱的揭露和抨击,使人们看清了黑暗势力的反动本质,从

而激起了人们对反动暴君的愤怒和憎恨。

雪莱把诗中的黄金城寓为法国,说“伟大的法兰西……挺身而出,抓住那捆绑着各国的苦难的锁链……要把它敲断!”这里是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捣毁巴士底狱的炮声震撼了整个欧洲,动摇了欧洲的反动君主政体,给人民带来了希望。但经过二十年的战争较量,被推翻的波旁王朝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外国侵略军即反法同盟的刺刀保护下又在法国复了辟。于是,这些内外反动派便变本加厉地屠杀人民。

雪莱在诗中所抨击的矛头正是指向这个时期,所抨击的那个“同盟”也正是这个时期的“神圣同盟”;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法国革命时期的民主措施“曾一度引起象猖獗的瘟疫一样的恐慌”,但是,“一个受了几世纪欺骗和奴役的民族,一旦他们的镣铐获得部分的解脱,是不能象自由人那样以智慧和静穆而自持的。”正是如此,雪莱以他早熟的世界观和洞察力,为法国革命讲出了公道之言。

雪莱认为,当革命未能实现人们的希望时,也不应截然地否定它的重要性,相反应客观地肯定其作用。尽管当时社会上充满了悲观失望情绪,但雪莱对未来抱有无限希望,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看来,人类正在从浑浑噩噩中觉醒。我似乎觉到一种缓慢的、逐步的、无声的变化。出于这种信念的支使,我写下了这个诗篇。”用这个诗篇,号召人民继续斗争,完成法国革命未完成的事业,进而推动本国即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了当时文学领域中普遍流行的悲观思想。尽管法国革命“已丧尽最后的希望”,但只要人民“一跃而起,摆脱了失望的幻象”,就能看到“金色的曙光!”正是在这些方面,马克思称赞他为“真正的革命家”,而且如不过早夭折,他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雪莱以人类解放事业为己任,对人类前途有着美好的幻想,因此,他独具匠心地在

诗中选择了一对为伟大的解放思想所振奋起来的青年——莱昂和茜丝娜——做主角。雪莱借此来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对此,鲁迅先生指出:“盖罗昂(今译莱昂——笔者注)者,实诗人之先觉,亦即修黎(今译雪莱——笔者注)之化身也。”(鲁迅:《坟》)

在诗中,当莱昂看到这世界经“神圣同盟”分割和掠夺,变成了人间“地牢”,人民在流血时,他便挺身而出,号召人民:“醒来!起来!让事业的宏宽之声,如风卷残云,把压迫者的王座击碎!”由此可见,雪莱笔下的莱昂是一位才华出众、血气方刚的青年。茜丝娜也和他一样,有着共同的抱负,她要同莱昂一起干革命,“去唤起戴镣铐的女奴隶把暴君消灭。”这里,雪莱以她的口吻道出了妇女们的苦难和要求自由平等的迫切心情,她对莱昂说:“有一天你召集大军去解放黄金城,我也会领一支欢欣鼓舞的娘子军,和你在喜气洋溢的平原上会师。”这就充分体现出他们献身于革命的高尚情操。在莱昂夫妇的领导下,人民一举推翻了暴君,解放了黄金城。可是,正当激忿的群众愤怒地控诉暴君的残酷暴行,“斥令他把血债偿还”为正义“作祭礼”时,莱昂却以仁义之道,释放了暴君,要他“自由自在”地走遍大地”还期待着他“获得新生”。莱昂这样做,非但不能感化暴君,而且还给了他东山再起的喘息之机,到头来革命必遭镇压,落个失败的大悲剧。

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种怜悯既害人又害己。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举不胜举。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叶,鲁迅就深刻地指出:“狗性总不大改变的,”落水狗也是如此。他列举了清末女革命家秋瑾,由于大地主章介眉的告密而被杀害,辛亥革命后她的同志王金发当上了她家乡的都督,他开始也表示要为秋瑾报仇,逮捕了章介眉,但不久就放了,理由是已成民国,“大家不应再修旧怨。”可是随着袁世凯的称帝,章介眉趁势谋杀了曾释放过他的王金发。鲁迅深为

感慨地说：“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因此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光辉论断。然而，作为革命英雄的莱昂夫妇思想还不是很成熟，但他们的沉痛教训还是发人深省的，雪莱能提出这个问题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诗中，诗人以其满腔的热情歌颂了人民的坚决抵抗，生动地塑造了莱昂这个革命者的典型——从开始阻止人民处死暴君到同情并号召人民以暴力手段进行自卫的全过程，形象鲜明感人。雪莱通过莱昂这个形象客观地告诉人们：革命者不仅要有崇高的信仰，而且还必须坚持为实现自己的信仰而斗争。后来，暴君再次背信弃义。莱昂为了营救妻子再次上当。残酷的暴君把他们双双推入火中，活活地烧死了。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们还“凛然生死义、临危自从容”，大声疾呼：“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能自由平等！”“我们的死亡会促进人类的前程！”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他们虽死犹生，永垂于千秋万世！”

雪莱的这部诗作表达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思想和最进步的美学观点。但也存在着不少局限性，如在革命暴力问题上，他既声明要“以不流血的方式推翻压迫者”，还在正文中几处发泄对革命暴力的不满情绪，尽管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革命暴力的必要性，但实际上仍不提倡人民拿起武器自卫、反击压迫者。

尽管雪莱的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所写的这部《伊斯兰的起义》表现了雪莱的革命意志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这部长诗是雪莱早期社会政治和美学思想的概括及其诗歌的最高峰，和他的其它作品一样，同为世界文学宝库里的不朽遗产。

“条 陈”

——读鲁迅著作日记之三

音 牛

“条陈”见《故事新编·理水》。有的注解说：条陈即旧时下级向上级分条陈述意见的文件。其实，简明通俗一些的说法，条陈就是现在的“报告”或“意见书”。但他的用处，却与今日略有不同。今天，如果你的“报告”真是堕地作金石声，“意见书”真是提出了合理的要求或建议，领导上是一定会考虑或想出解决的办法来的。

但在过去却不同。在《而已集·反漫谈》一文中，鲁迅慨叹而幽默地说“我身做十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的总长”才得到这一种学识。鲁迅说，我所目睹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于是听话的属员，便纷纷大上其条陈，久而久之如石沉大海。莫非这许多条陈都一无可取吗？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做官的课程表上有一项就是“看条陈”。因为他要“看”，就须要你来写。如此而已。如还有另外奢望，如指望他能采纳你的意见，或想出什么办法之类，那只能怪你自己糊涂！